



外教社 走近经典 日语阅读系列

主编 谭晶华

島崎藤村



NLIC 2970661554

作品选

注译：兰立亮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外教社 走近经典 日语阅读系列 主编 谭晶华

島崎藤村

注译：三立亮



NLIC 2970661554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岛崎藤村作品选: 日汉对照 / 兰立亮注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外教社“走近经典”日语阅读系列)

ISBN 978-7-5446-1939-4

I. ①岛… II. ①兰… III. ①日语—汉语—对照读物②文学—
作品综合集—日本—现代 IV. ①H36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35226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曹 艺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875 字数 278千字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1939-4 / I · 0150
定 价: 33.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日本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是世界文化花园中的瑰丽奇葩，从古典名著《源氏物语》到当代诺贝尔文学的获奖作，源远流长，群星灿烂的日本文学曾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文学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日本文学，我们可以学人生、习教养、长知识、阔眼界。在思想意识、人生理想、处世方法、道德观念、行为准则、文化风俗等各方面，包括日本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曾经影响过几代人，今后，还必将在更大的范围和程度上影响年轻的一代。在世界加快走向全球化、各国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读者通过日本文学这扇窗，更多地了解日本文化，借鉴邻国的经验与精华，实在很有必要。如同哲学、历史、美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一样，外国文学是一门「致知」的学问，它可以陶冶情趣，提高素养，开阔视野，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培养人的洞察力和推理力、判断力和思辨分析能力，提高人的整体素质。日本文学连同世界各国的文学在广泛涉猎、表达悟识和再现生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是一处蕴含丰富的精神矿藏，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地去开发。

正因为如此，我国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大纲把日本文学课定为主干课程，要求日语专业的本科生通过学习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水平，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培养良好的素质和气质，同时希望学生能初步掌握文学批评的方法，为将来从事日本文学研究、教学或撰写文学方面的学术论文打下基础。教育部即将颁布的《高等学校本科日语专业规范》中也规定必须开设日本文学的必修课和选修课。

这套《外教社「走近经典」日语阅读系列》挑选了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有岛武

郎、樋口一叶、永井荷风、岛崎藤村、中岛敦、太宰治等十余位日本近代文学中最具魅力与影响力的作家的经典作品，每一卷由导读、正文、注释、精彩片断、日汉对照及生平大事年表等部分有机组合而成。近年来，我国设置日语专业的高校数量迅速增多，许多学生苦于手头缺少可供阅读的经典原著，我们由衷地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弥补这个缺憾，使日语专业的学生、日本文学的爱好者能通过阅读来增加知识面，提高语言的综合能力，在跨文化交际表达中更加言之有物。

茅盾先生说过：「要真正透彻理解一部外国文学名著，就要第一，知道这位艺术大师的生平及所处时代的思想潮流；第二，知道这位艺术大师从他本国的文学遗产中继承了什么，从别国的文学名著中学习了什么，从同时代的不同流派的作家方面受到了什么影响？弄明白了上述诸问题，然后你真正懂得了这位艺术大师的独创的风格是怎样形成的了。」（《为介绍及研究外国文学进一解》）。我以为这是文学巨匠在教我们如何学习日本文学。愿本书的读者能通过这些经典名著读出每部作品种的语言变化，从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学理念、文艺观、自然观、季节感、生死观、恋爱观、传统文学与审美意识等各角度去欣赏名著，感受日本文学的独特的美，并把日本文学放到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去思考和研究。

是为序。

教育部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分委员会主任

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

谭晶华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五日

导读

日本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文学的先驱——岛崎藤村

岛崎藤村（一八七二—一九四三）原名岛崎春树，别号古藤庵，又号藤生，是日本近代著名诗人、小说家。他的创作跨越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个时期，体裁涉及诗歌、散文和小说三个领域。在每一个领域，他都留下了不朽的作品。

一八七二年，藤村出生于日本长野县筑摩郡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岛崎正树潜修国学，是一位保守的爱国志士。一八八七年藤村进入明治学院学习，开始接触莎士比亚、拜伦、华兹华斯等西欧文学家的作品。在校学习期间，他加入了基督教。一八九二年，藤村从明治学院毕业后任明治女子学校高等科英语教员，与北村透谷、平田秃木等人相知相识，并于次年共同创办杂志《文学界》，相继出版了诗集《嫩菜集》（一八九七）、《一叶舟》（一八九八）、《夏草》（一八九八）、诗文集《落梅集》（一九〇一）。藤村的诗歌在继承了日本古典和歌七五调、五七调等传统表现形式的同时，灵活运用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表现手法，以明快的节奏、清新的格调，歌颂美好的青春和纯洁的爱情，冲破了旧思想的束缚，弘扬了现代人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对自由和幸福的向往。比如，在《在我的心底》中，藤村大胆地向自己心仪的女性表白：「假如我是一只鸟／我愿在你的窗前飞来飞去／把心底的恋歌唱给你／从早到晚永不停息／假如我是一只梭／我愿被你的玉手拉来拉去／把我春日的长相思／织进那柔软的丝里／假如我是一棵草／就长在野外为你铺地／我随风摇摆，快乐无比／只因能接触你的脚底」藤村的诗自

由奔放，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郁的时代气息，像一股清新的风，宣告了日本现代诗的建立。

在浪漫主义诗歌领域取得辉煌成就之后，藤村开始转向小说创作。一九〇六年，他自费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破戒》。之后又相继发表了长篇小说《春》、《家》、《新生》、《黎明前》等。这些作品在当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九四三年，七十二岁的岛崎藤村因患脑溢血与世长辞。

在其为数众多的小说中，《破戒》可以说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小说塑造了一个在封建势力浓厚的小镇，因出身卑贱而内心痛苦挣扎的小学教师形象。江户时代，社会分成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从事屠宰、制革、殡仪、牢狱等『贱业』的部落民，则被归为四个阶层之下的贱民，被侮辱性地称为『秽多』、『非人』。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于一八七一年宣布废除身份制，部落民改称『新平民』。然而，在一些传统的村落，如《破戒》的舞台信州饭山，部落民的后代依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为了让儿子摆脱不公正的命运，主人公濑川丑松的父亲隐居在深山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牧人生活。他深知儿子一旦公开自己的部落民身份，就会被社会所抛弃，所以要儿子听从自己的告诫，不要向外人透露自己的身份。丑松听从父亲的告诫，在工作中小心翼翼，一直隐瞒着自己的真实出身。虽然他受到了学生的喜爱，但是以校长为首的一些人却试图将他赶出学校。丑松读了猪子莲太郎的著作，内心深为感动，获得自我的觉醒，开始对社会的不合理、不公正进行深刻思索的同时，又为自己隐瞒身世而痛苦不堪。他为莲太郎敢于公开自己的部落民身份，直面社会，与邪恶、偏见进行抗争的人生态度所感动。莲太郎的死使他获得了打破父亲的『戒律』，告白自己真实身份的勇气。经过内心痛苦

的挣扎，丑松最终与之前隐藏出身的虚伪的自我告别，跪在学生面前谢罪，并在公开自己的身份之后远走异国他乡。小说揭露了明治维新后文明开化的表象下仍然根深蒂固的野蛮的封建身份制度，抒发了近代知识分子自我觉醒的悲哀，因而它被夏目漱石誉为“明治时代真正的小说”。《破戒》通过告白形式描写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对之后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创作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西乡信纲将其看做是“自然主义第一部划时代的代表作”。

自然主义文学思潮起源于法国，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高潮。明治四十年代，自然主义传播到日本，受其影响的作家有岛崎藤村、田山花袋、德田秋声、正宗白鸟等。自然主义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牛顿机械决定论、达尔文生物学决定论、弗洛伊德潜意识自我决定论和泰纳的种族、环境、时代决定论是自然主义产生的思想基础。自然主义文学的卓越代表左拉（一八四〇—一九〇二）认为，小说家应根据人的心理、行动以及社会环境来把握人真实的一面，通过研究遗传和环境，来捕捉人以及社会生活的原貌。在自然主义者看来，人总是受到自然力和社会力的摆布，几乎没有自由意志。所以，自然主义作家侧重描写在原始欲望和外力驱动下人的精神备受摧残的状况。自然主义文学以朴实无华的描写促使读者把目光投向位于社会底层的边缘人，它不是以跌宕起伏的情节取胜，而是以浓重的生命体验感染读者。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深受西欧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由于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封建主义和作为社会基础的家族制度仍然束缚着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这表现在政治上维护天皇制，思想上以集权主义压制个人主义的倾向。我们看到，《破戒》就是一曲描写压抑的社会

环境中小人物命运的悲歌。在小说的开头，藤村以抒情的笔调，描写了小说的舞台——饭山镇的莲华寺。

「这寺院是信州下水内郡饭山镇二十多个寺院中的一座，属于真宗的古刹。在二楼倚窗远眺，隔着高大的银杏树，正好能望见饭山镇的一部分。它不愧为信州首屈一指的佛门圣地，小镇古老的风貌、奇特的北方式样的房屋、木板房顶或冬季除雪专用的房檐，以及随处可见的高耸的寺院和树梢，这些古色古香的风景，尽在寺庙焚香烟雾的笼罩之中。」（第一章）

焚香烟雾笼罩之中的饭山镇，似乎是一个民风淳厚、有着浓厚信仰的地方，但同时也是一个封建色彩浓厚的地方。在这里上演着僧侣不守戒律、背叛家庭的丑剧，上演着部落民备受歧视的悲剧。本应给人心理安慰的莲华寺，也不是一方净土，从歧视部落民的旅馆中搬离出来的丑松，内心还没有安定下来，又遭遇了新的打击。

住在莲华寺的丑松，和具有旧的价值观、世界观、宗教观的人们开始了对峙。在小说中，并不是住持一人，丑松供职的饭山小学的校长和教师、歧视新平民的饭山人都属于旧思想、旧观念的代表。对渴求新的时代精神的丑松来说，这一生活环境本身就是对决的对象。在此可以看到新思想和旧思想或者说新时代和旧时代对峙的构图。

莲华寺是净土真宗的寺庙。净土真宗是在日本的镰仓时代从净土宗分离出来的一个宗教派别。创始人亲鸾主张通过念佛达到极乐世界。也就是说，净土真宗不是那种主张通过自我努力达到救赎的宗教。下榻于以阿弥陀佛的力量作为信仰支柱的莲华寺的丑松，最终站在与净土真宗的教义相反的立场上思考问题，通过告白，摆脱了精神的枷锁，开始了新的人生。

丑松的父亲，自身饱尝了人生的辛酸，遭遇了社会的不公正待遇。很清楚自己未来命运

的父亲，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反抗，隐居在乌帽子岳。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丑松的父亲才担心儿子的前途而警告他。父亲的告诫里蕴含着深沉的父爱，按照父亲的告诫生活，自己的一生会非常平稳，却无法开始真正自我意义上的人生。背弃父亲的告诫，必须具有开拓新人生的勇气和与旧思想进行斗争的决心。同时，这也意味着背叛父亲，放弃父亲的爱。在遵守父亲告诫期间，对丑松来说，父亲是绝对的权威，走向自立的道路是艰险的。也就是说，儿子只能顺从父亲，无法从父亲这一绝对的「他者」世界中脱离出来。丑松最后的破戒表现了作家藤村对旧时代深刻的认识，他在指出其陈腐一面的同时，内心也充满了建构新的时代精神的勇气。可以说，藤村创造了重新审视历来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不依靠外力而是靠自己的力量来探求人生的新时代文学。在这个意义上，《破戒》可以说是自我救赎的文学。主人公把社会信奉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看做与新时代不相称的陈腐的东西而与之诀别，沿着自己信奉的道路，开始了新的人生探索。

在《破戒》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从生理和遗传的角度切入这一西方自然主义文学常见的表现方法。《破戒》可以说是一部将「遗传」这一要素作品化了的杰作。《破戒》的一个特征，就是出身（即血统、血缘）的问题不断被提及。在《融合问题与文艺》一文中，关于《破戒》，藤村这样写道：

『那部作品的主人公，为什么打破父亲严肃的告诫这一点是我写作的主要意图。因此，作为作品的背景，我描写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各种各样的事。但是，作为作者的我希望读者阅读的是作品中父与子的关系。我仅仅为了赋予那部作品一种真实性，才将作品的主人公置于各种位置上，或领他去山村的屠牛场，或带他到秋收劳作的当地人中去。』

这或许给人一种地方特色描写过于浓厚的感觉，但是，我的本意在于通过这些描写来加深主人公的意义这一点上。」

在藤村看来，这部作品中描写的父与子的关系才是作品的核心。父子两代人的苦恼和忧郁，都来自于其出身这一无法逃脱的命运。对丑松来说，出身暴露的话，不但会被赶出教师队伍，连在社会上立足都会变得异常艰难。世人无视丑松个人的资质，给他贴上了「新平民」这一新的歧视标签。他们的偏见源于新平民是具有不同血统的人这一错误的观念。虽然丑松的父亲也认为「如同居住在东海道沿岸的许多穆多种族一样，他们这一族和朝鲜人、中国人、俄罗斯人以及从不知名的海岛上漂流、归化过来的异邦人的后裔不同，其血统来源于古代武士中的逃亡者，虽然贫困，但并不是因罪恶而龌龊的一族」（第一章），但是，历史上因血统、出身遭受歧视、侮辱的事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丑松起初担心自己的前途会受到出身的影响，他本人也以出身为耻，用「种族」和「人种」这些词语，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小说中描写了丑松和部落民出身的仙太一组与文平一组进行网球双打比赛的情景。在比赛中，丑松非常认真，将和对手的较量看做是「人种与人种的竞争」（第五章）。丑松的同事文平对莲太郎有着很深的偏见，认为「从那样的下等人种里出不了什么好人才」（第十八章）。丑松的好友银之助的思想认识似乎也没有超越这种偏见，他对部落民的认识也是极其肤浅的。「我也见过一些新平民，从肤色来看，他们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从容貌上就可以分辨出来。而且，由于他们受到社会的排斥，性格非常孤僻。不管怎么说，穆多里是不可能出现那样坚毅的男子汉的，在学问方面就更不用说了」（第十八章）。即使是在学问方面积极进取的银之助，也没有认识到出身歧视这一荒谬的事件本身所反映的社会的不合理性。莲太郎通过著书的形式为自己的出

身忏悔，他描写了许多正直的新平民因为出身而被社会抛弃的事实以及他们在无知与孤独中生活的现状，但并没有给他们指出解决出身歧视问题的道路。莲太郎将部落民这一出身看做是罪恶的，并通过忏悔来获得社会的谅解。然而，人的出身果真就是值得忏悔的罪恶吗？丑松在学生面前「我是个不折不扣的秽多、贱民、肮脏的人」的告白，说明他也没有正确认识部落民问题的核心。小说主要人物对出身歧视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藤村在这一认识上的局限性。

《破戒》反映的不仅是部落民歧视问题，还有其他社会问题。从住持说教的场景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宗教的认识。「实际上，住持的说教已经很俗套，对明治时期出生的人来说，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第十五章）。那位在学识上令人景仰的住持竟然对养女志保做出了不义的行为，住持妻子的「今天饭山镇一带的和尚，没有一个不乱搞女人的」（第十七章）这一慨叹，都展现了腐败与堕落的宗教界内幕。

另一方面，小说通过丑松就职的小学这一舞台也表现了教育界的阴暗面。从叙述者对作为教育界榜样的校长的教育理念的评价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教育界的状况。

「用这位校长的话说，教育就是一种规则，郡督学的命令就是上司的指令。他本来就主张按军队的作风培养儿童，日常行为和生活的不出其外。像时钟一般精确遵守——这既是他的座右铭，也是对学生的训诫，还是指导全体教职工的方针。」

「不熟悉地方事务的人们，的确不能理解校长现在所处的位置。来到地方从事教育工作的人第一要务不是别的，就是要有校长那样庸俗的心态。如果总是想着学生时代各种高尚的事情，远离这种低级趣味的话，这种地方学校的校长，你一天也做不下去。」（第二章）

很明显,这是对不合时代潮流的教育现状的揶揄与讽刺。在这个意义上,藏原惟人、野间宏等评论家从作品反映的社会现实出发,认为《破戒》是一部抗议不合理社会的「社会小说」。即小说反映了在根深蒂固的部落民歧视这一社会体制下,主人公丑松因为是部落民而受到迫害,不得不流落他乡这一题材所表现的特殊时代状况。另一方面,吉田精一、和田谨吾、越智治雄等评论家从作家的实际生活与作品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丑松这一人物形象是作家个人的投影,丑松的身份表白就是作者内心的自我告白,从而将这部小说看做是一部告白小说。也就是说,作品的焦点并不在于为部落民的人权平等呐喊这一题材的特殊性,而在于近代自我的觉醒,即在封建思想浓厚的环境中,主人公为出身而烦恼,最后以告白形式获得了自我的解放。部落民出身只是作为加强告白的手段来使用的,作品解读的重心应该放在「精神的苦斗」这一走向告白的过程上。

与以上两种观点比起来,三好行雄、平冈敏夫、平野谦等评论家,试图采取一种综合评价的立场。平野谦指出,《破戒》是自我告白和关于部落民问题的社会意识的统一。「是将《破戒》看做对社会的抗争,还是看做自我意识苦闷的表露呢?这一问题本身就是奇怪的。」(平野谦《岛崎藤村》)的确,作品中两种要素共存,都是作品成立不可缺少的要素。在这部小说中,父亲要求他顺应社会体制,确保安稳生活的戒律,与作为人生导师的莲太郎勇于追求自我实现和精神解放的人生态度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丑松处于这两极存在之间,承受着自我觉醒与父亲谆谆告诫的夹击。莲太郎和父亲给丑松一种自我的分裂感,丑松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认识和接受了悲惨的现实、严酷的命运。在直面悲惨现实的同时,丑松在内心深处完成了对现实的超越,获得了精神的自由。跪在学生面前,额头埋在地板灰尘中的丑松,就这

样将负载在自己身上的严酷现实当做无情的命运忍受着。通过告白，他的身心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对藤村来说，《破戒》就是他在小诸七年生活的结晶。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作者真切地感受自然、表现自然的散文化叙述，以及逼近生活原生态的繁详细致的描述。《破戒》中丑松的原型，是部落民出身并在长野的师范学校任教的大江砚吉。在主人公的塑造上，这部作品明显受到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影响，表现出对社会不公正、不平等的强烈愤慨与抗议。《破戒》通过对丑松内心的刻画，也表达了当时日本青年要求个性解放的愿望。《破戒》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生活画卷，充分体现了法国自然主义注重外部社会环境描写的特点。和《蒲团》之后明显忽视社会因素、张扬人物内心丑陋的《公开告白》和对个人道德堕落「忏悔」的日本式自然主义作品相比，《破戒》无论是对身份歧视的控诉，还是对自我意识苦闷的描绘，都具有之后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无与伦比的深刻性，是一部划时代的自然主义文学代表作。

从浪漫主义诗歌到自然主义小说，藤村的创作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可以说，正是因为藤村对时代敏锐的把握，才使他的创作紧合时代节拍，奏出了冲破封建牢笼、歌颂自我、追求自我解放的最强音。

目 录

年表

《破戒》

诗歌选

导读

362

11

1

i

詩歌選

初恋

〔若菜集〕より

まだあげ初めし前髪まえがみの

林檎りんごのもとに見えしとき

前にさしたる花櫛はなくしの

花ある君と思ひけり

やさしく白き手をのべて

林檎をわれにあたへしは

薄紅うすくれなひの秋の実みに

人こひ初めしはじめなり

わがこゝろなきためいきの

その髪の毛にかゝるとき

たのしき恋の盃さかづきを

君が情なさけに酌くみしかな

林檎畑の樹の下に

おのづからなる細道ほそみちは

誰たが踏みそめしかたみぞと

問ひたまふこそこひしけれ

初恋

(选自《嫩菜集》)

出现在苹果树下的你，
青丝初盘起，
发髻上的花梳，
衬得你如花般美丽。
温柔伸出玉指的你，
把苹果放入我的眼底，
那微红的秋实，
恰如你我的情谊。

我无意的一声叹息，
飘落在你的发髻，
欢乐的爱情之杯，
斟满了柔情蜜意。
在那片苹果树林里，
有一条小径蜿蜒崎岖，
你问我小径的来历，
那情景令人怀念不已。